



儿时家门口的马路东西走向坐落甬江畔，宽约二十来米。当年过往车辆极少，每当夏日暮色来临，马路开始热闹起来，居住沿街两旁的家庭成员纷纷端上一盆或拎来一桶冷水，泼洒各自地盘。水落夕阳残留的地面，瞬间弥漫阵阵氤氲热气，待暑气渐渐退却，一家子你搬桌椅，他拿筷碗碟，主妇把烧好的菜肴一盆一碗端上了桌。

那时多数家庭拥有3个以上孩子，多者7—8个。晚餐全家围坐一张圆桌，早已饥肠辘辘的男孩，用手抓起餐桌上的菜就往嘴里塞，严厉些的父亲会用筷子轻敲孩子脑袋，有趣的儿子立马扮个鬼脸，缩下头，涨红脸拿起了筷子。

早年物质贫乏，夏日傍晚沿街吃饭的家家户户，餐桌上的菜肴都大同小异，鲜见肉鱼虾蟹。唱主角的基本是当季蔬菜，茄子、带豆、小白菜等，常见有宁波人爱吃的“三臭”（臭豆腐、臭冬瓜、臭梗菜），螺蛳算是一道荤菜，还有咸腌的龙头烤，咬上一点就很咸，老宁波俗称“压饭榔头”。

沿街有一家小店，夏季有臭乳腐供应，三分钱两小块。傍晚我常端一只白瓷小碗去买，店员用一根长筷子顶端绑紧一只调羹，小心翼翼低头从瓦罐里取出臭香扑鼻的乳腐，下饭很可口。距小店相隔不远，有家大饼油条店，大饼和油条各三分钱，还需要一两半粮票。节俭的家庭，早餐或晚餐桌上，常把一根油条剖成细细两条，用手撕成一小段一小段，做一碗油条葱花汤或直接沾着酱油吃。一次与老同事聊天，他摇着头对我说，周日儿子媳妇来吃饭，他特意上菜市场买了好多菜，其中还买了价格不菲的野生黄鱼。二老当天早餐剩下一根油条，他随即做了一碗油条葱花汤，想不到刚端上桌就被抢吃一空，而野生黄鱼竟遭冷落，都说不想吃。

我家当年住在马路拐进一条弄堂的老墙门里，别说去马路上摆桌吃饭，就是院子里也从来没有占位吃饭的习惯。一则我家拥有一个独立厨房，南北通透，二则父母都是那种温良恭俭让的人，从不与人争抢地盘，年少无知的我，曾因不能在外面摆桌吃饭而深感失落。

晚饭高峰时，放眼望去，长长马路两旁犹如百家宴，男人们多数光着上身，穿一条裤衩。当一身疲惫、从事体力活的男人回到家，晚餐桌上白酒或啤酒是必需品。平时沉默寡言的男人，喝到脸红脖子粗时，话似乎也多了。女同学家有兄妹5个，住在沿街马路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父亲，下酒菜总是几颗茴香豆，常见他咪一口酒，一粒豆子在嘴里只嚼半粒，再喝一口酒，嚼完留下的半粒，很少下筷挟桌上的菜，一脸慈祥地瞧着狼吞虎咽的孩子们。

晚饭结束，家家户户很快在原地搭一张“床”。称为“床”，无非是长或方凳上搁一块木板，上面铺好草席，放上枕头；有的人干脆把躺椅当睡床；更有的人直接在地上铺张草席，“天当被，地当床”，惬意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大人们手持一把扇子，用来纳凉、驱赶蚊子。家境好一点的父母，有时会到路灯下的摊位买6分钱一斤的西瓜或几分钱一斤的瓜果。

晚间马路是孩子们的天然娱乐场所。男孩子玩法要比女孩多，如在马路上用绳子抽打木陀螺（宁波话“打煞坏”），以一决胜负；把废纸折成长方形玩摔纸片游戏，争谁赢得多；还有玩“追兵追强盗”，以一决高低。个个玩得大汗淋漓，变成一只只小花脸。夜深玩累了，回家往水缸里匀些水，从头冲下来，干毛巾一擦，倒床便呼呼大睡。女孩子比男孩要斯文些，要么在路灯下跳橡皮筋、踢毽子；要么用一根线穿线绷；要么在石板地上单脚跳房子等。我与妹妹及邻居几个女孩子，常常每人拿上一条小草席，出了弄堂，各人把席子横着围住身子，往公园亦步亦趋，比一比谁走得快。率先到达为赢者，挑个草坪铺上席子躺下数星星。

夏日傍晚，随着炎热退去，马路上又会呈现一道挑水、抬水的风景线。那个年代，家庭用水都要到离家附近的水房去排队购买，有劳动力的大男人用扁担挑起两只盛满水的大木桶健步如飞，而缺乏劳力的只能两人合抬一桶水，晃悠悠地回家。水房其实是一间装有水龙头的简陋小屋，管理自来水家庭的其中一个儿子与我是小学同学，这位小男孩从小懂事勤快，经常代替父母管水卖水。每当我把两只小铁皮桶放到水龙头下，他随即把水龙头扭得很小，使出水速度慢下来，以放满整桶水。去年参加50周年小学同学会，与他得以相见，于是主动提起此事，我的一句感谢话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

儿时甬城的马路，如今早已成为宽大时尚的街区，商铺林立，游人如织，车辆川流不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曾经夏日傍晚那质朴简单的生活场景。

我的老家方家河头这几年火了，报纸登，电视播，可谓声名鹊起。每逢节假日更是车来车往，游人如织，好不热闹。

想当初，这个三面环山的河头，一条高低不平的石板路老街，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溪，鲜人问津。

作为方家的子孙，我自小生活在老家，直至上小学才离开。每年的暑假，我又会按时回老家，和祖母做伴，与同伴玩耍，度过一个愉快的日子。光阴迅速，时至今日不觉已逾半个多世纪，点滴记忆，常浮现于脑海……

村里有条老街，叫大路墩，红石板路，沿山坡而建，街的中心位置有供销社开设的店铺，专门供应食品、日杂品，还有最重要的农用物资，是村里最大的店铺。橱窗里时常摆放着三北特产豆酥糖，在那许多食品都需凭票的年代，豆酥糖是敞开供应的，村里人家经常作为“伴手果”，馈赠亲朋好友。店铺的斜对面是大会堂，社员大会之地，还不时有文艺宣传队来演出。店铺前是村里最热闹之处：清晨，有蔬菜鱼肉摊点；傍晚，村民三五成群或坐或站，听着喇叭（有线广播），聊着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家长里短，更有甚者，干脆端着饭碗，参与其中。贴在墙上的各类通知，方姓社员占绝大多数。大路墩的上段，有一幢“洋房”，中西合璧，建筑精美，是方氏族人在汉口开设眼镜店发迹后建造的，有一百多年历史。那里曾做过村委会，楼上有张乒乓球桌，我还与小伙伴们推挡抽杀过。大路墩的下段有烟杂店、豆腐店、理发店、救火会等。还有一口“方井”，相传为明朝永乐年间由附近任家溪村族长嫁女至此所掘，曾为井名姓“任”还是姓“方”而闹至县衙，最终，因井坐落在“方家地盘”，而叫“方井”。井水清冽甘甜，久旱不涸。每年夏天，村里要封井，以作防火之需。“方井”旁有条小路，沿山拾阶而上，我的一位小伙伴就住在半山腰，屋后是一片生产队的竹林。春天时，竹笋会从其家灶跟间的泥地上拱出来，令我们眼红。

在村东南的山冈上，有只“老虎凉亭”。对于亭名的由来，祖母讲的一个故事至今不忘。说是当年岗上有只猛虎，时常侵扰村民，有一大力长工，为民除害，把虎打死，自己亦为虎所害，村民为纪念他，特意在打虎处建亭立祀。几时常结伴到岗上掏传说中的“老虎屎”玩耍，“老虎屎”为黑色五毫米大小的颗粒，长大后始知，其实那是一种铁矿石。

村庄的南面，有一条小溪蜿蜒而下，溪水潺潺，哺育着世代村民。夏日下午，常与小伙伴一起，用泥块拦住某一段，刮干溪水捉泥鳅，被大人们发现，免不了一顿臭骂，拎着“战利品”落荒而逃。每年的干旱时节，无奈溪水常常干涸，村民们只得望溪心叹。

村口左侧有只石碾子，直径约莫两米，斜斜地躺在深深的碾槽中，此时碾谷虽早已使用机器，但作为原始的加工工具，仿佛向我们展现了当年蒙着双眼的老黄牛拉着石碾子做圆周运动的情景……

青山绿水，白墙黑瓦，老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大力推进的新农村建设，使原本落后破败、不卫生的面貌大为改观。“一川山水好谁知？看似画图人尽痴。买得一分邻里地，半种青菜半种诗”。怎么样，生活在我老家的村民，是不是有点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韵味？

我的老家方家河头

□方名列

百姓故事

夏日傍晚的马路

□汪爱平

总第6532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